

憶 奶 奶

徐 小 虎 著
櫻 譯

編者按：本文摘自徐櫻女士著「寸草悲」

作者徐小虎博士是故北洋政要徐樹錚將軍之孫女、法學家徐道鄰博士之女公子。其生母為德國人，幼年生長意大利，抗戰時期隨父回國居住戰時首都重慶。從她的眼光中看純中國化的老祖母，在娓娓生動的憶述中，流露了對中國家庭傳統的熱愛。「寸草悲」已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每冊定價台幣捌拾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64元。

乍 相 逢

我初次看見奶奶大約是一九四一年，我隨了父母從義大利下旗回國。那時我在七八歲之間。我好像是一個才脫出蛹的蠶蛾，回顧一下那孕育自身的繭殼，驚異它和我自己是那麼不同，而這個與自身完全不同的繭殼，確確實實是我的發源地啊！蠶蛾同繭殼的一樣，也正像是我和奶奶的不一樣。是的，奶奶是與我不同，而且她和很多人不同，她確是一個「與眾不同」而神祕的人物！

我現在回想起來，她那曾經人工美化過的雙

足，一開始就給了我極大的影響。在那種「金蓮三寸」的時代，仕女們以保有嫵嫵婷婷的姿態為美。而剛從外國回來的我，看見她的步履那麼不自然，還誤以為她的腳腿有些毛病呢！所以我當時對奶奶最初的印象，實在是很有點兒莫名其妙的好奇與恐懼！後來我漸漸的對於中國文字、語言以及中國風俗習慣略有了概念之後，才從奶奶本身上發現了她主要的氣質是那樣的異乎常人！

最初我實在難以相信她是一個「人世間的人」。至少不是我那幼稚心目中的。也許是「人與仙」之間的人吧！因為在我心目中的人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大手大腳，穿了白襪子、黑皮鞋。成人男女更都是「高頭大馬」，跨了長長重重的步伐，滿口噉哩咕嚕的義大利話。而我的奶奶，一乍相逢，就給我一個異乎尋常而又難以言喻的光景！

幕 起

似曾記得在那座土牆土房前，有長長粗糙的木欄杆，一直引到那個所謂的「花園」，雖然它很不像一個「花園」，可是却有幾棵彎彎的松樹，還有半開的茶花。松與茶那若有若無的芬芳，滲和着那深秋又是下半天的光亮。我看見她的側影，用輕輕搖擺而又奇怪的步伐緩緩出現。然後緊趨了兩步，撲抱着跪拜在她的懷裏的兒子——

我的爸爸徐道鄰。四五年宦遊海外，又經過「天翻地覆」的戰亂，母子這次相逢，真是夢一般的悲喜交替！

奶奶不禁聲淚俱下，哭訴着她這四五年來孤獨寂寞的流亡歲月。她的聲調是那麼細弱、悲切而又有韻致！聽在我耳朵裏，餘音久久不去。我被周圍的一切事物物驚奇的木立半天真知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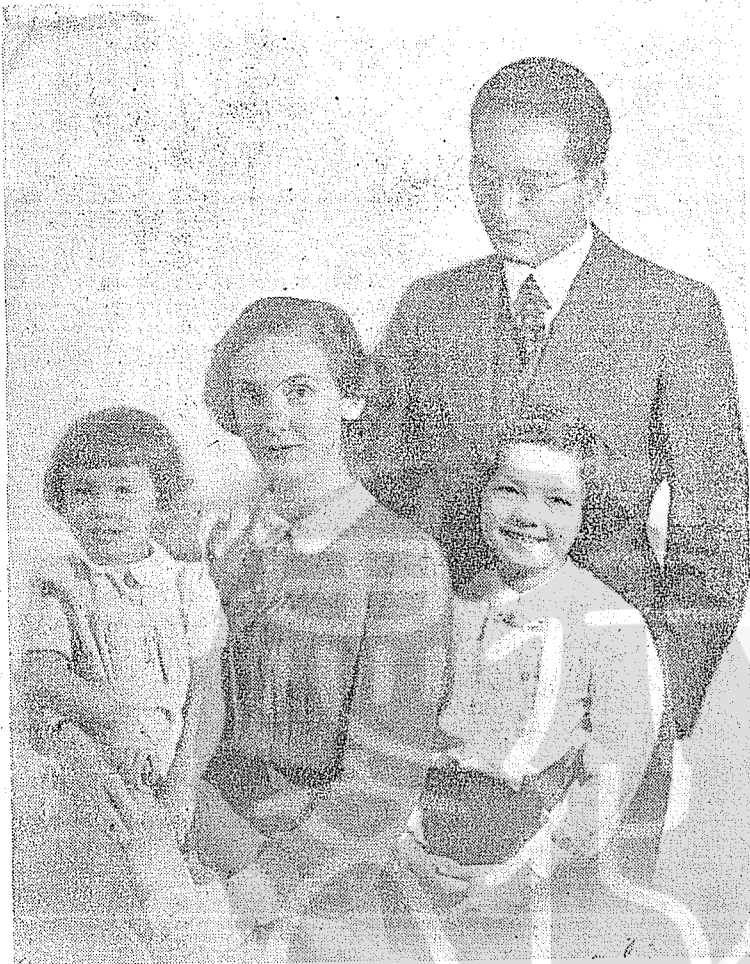
奶奶穿了一件寬大的灰綢長袍，豐滿慈愛的臉上鑲着一付寬邊的玳瑁眼鏡，頭上戴了一條黑緞子勒子，（窄而長的一條帽圈，徐州人叫它勒子。）當中綴着一塊晶瑩的翡翠牌子，長袍下比我腳還小的雙足，看上去毫無生命又像是兩個小包裏。她那陣細而尖的哭訴聲，我聽了立刻發生一種憂懼、悽慘而又親切的感受！我當時的情緒非常複雜，是酸、是甜、是惶恐、是愛慕，直到現在我還分析不出是怎麼個滋味。總之我當時是呆了、楞了，什麼都不知道了。不知過了多久，直等到一個女工人，（她可是大腳）端了一盞綠泥小油燈進來。那小油燈燃了一根燈草，閃爍着昏黃微弱的光，那點兒光亮，幾乎是什麼也照不到，但是那女工人端燈走進來以後才把我驚回常態，恢復了知覺。

那時的四川，何況我們又是住在鄉村的山坳

裏，那地方叫作「歌樂山」。四川的歌樂山上和別的鄉村一樣，既無電燈，又無自來水，剛剛從義大利回國的我們，真需要一番大大的適應，才能習慣於當時的一切環境。對於一個不滿八歲的孩子來說，無處不是充滿了新奇同神祕。何況我第一個看見同接觸的就是奶奶那麼樣的一個人！

每當回想奶奶的時候，我老有一個特異的感覺。她老人家在我的觀念中是一個極不平凡的形

象，決非是人間所有的那些可觸可見的人。她像是遙遠，又像是神奇，也有些冷漠，而偏偏又有極度的感情。實在說起來，她這個人整個的是「情感與回憶」。也可以說她把情感與回憶都具體化了。我這種感覺不能自禁的永遠凝結於親切、甜蜜以及痛惜之間！



本文作者徐小虎博士（前排左）早年在羅馬與家人合影。

以後短短的兩年我終於得到進入她的世界裏。我的直覺在奶奶那小小的廳堂中，奶奶本身的存在，似乎顯着附屬而暫時

的，而

她那深厚的愛情同濃重的鄉思是那樣的瀰漫充塞於她那小小的廳堂之間！每次我去看望奶奶，我總有種到廟裏

去燒香，或者到教堂去禱告的意味。換句話說，就是懷着滿腔的虔誠而神祕的情緒。

奶奶從來不跟我談現實的事情，也沒問過我外國的生活。比如說：歐洲的風光啦，義大利的人吃什麼，穿什麼啦，而我也無意和她談那些我們祖孫二人都認為是不相干的事情。

奶奶的世界同想像中只有那些遊俠的劍士，怎樣飛簷走壁，或者是佛海無邊的法力，怎樣去渡化有緣的人。或者是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等等。最主要的是她在故鄉徐州所過的各種階段與眾不同的生活。這些神異、玄妙，似傳奇而又逼真的描述，使我深深的迷戀、沉醉。

祖孫之愛

「我的小虎又來了嗎？是想吃糖果？還是想奶奶？」

她有些淚光瑩瑩的撫摸着我的頭頂。

「我想奶奶！」

我立刻偎倚到她的懷裏。但是我不敢仰望她慈祥而衰老又寂寞的面容。奶奶的寂寞空虛，我很可能想像。因為我母親是洋人，婆媳之間共同興趣不多，我爸爸公而忘私很少在家。她身邊除去工人，也只有我這個八歲的孩子跳出跳進。「我想奶奶」這句話也有點兒說說。我的來此既非是想吃糖果，也不是完全想念奶奶。而是被一種恭敬，害怕而又好奇的意念所驅使。那驅使力量之大，使我無法抗拒。它驅使我想要時時偎倚在奶奶膝下，聽她講說她的那些過去同她的來源。那些過去，那些來源，被她述說的那麼有聲有色，那麼玄妙而神奇！她的過去雖和我無大關連，

而她的來源，無疑的，不也就是我的來源麼？那麼她的過去，雖然發生在我出世的以前，但是那也不能說不是我的過去的一部份哪？同時她的世界也必須部份是我的世界了。這種硬拉的關係真是荒謬而遙遠，却也似是而非。但在當時我確是有這種觀念。所以對她所說的所講的，聽得那麼過癮而窮追不捨。自我會動筆時就想給奶奶寫傳。時光急駛，現在只落得在她老人家身後寫回憶，好不傷情！奶奶地下有知，她一定會對我這番孝意欣慰的。

虎 兒

「你是你爸爸的一隻貓，你知道吧？」

有一天奶奶向我說。

「你爸爸小時候有三隻貓，牠們都非常雄壯、胖大。其中最大的一隻有八九斤重，比小狗還大。俗語說『五斤的狸貓能避千斤的鼠』。這隻貓的色澤體形都特別漂亮，黑白二色，所謂『烏雲蓋雪，鋼鞭打綉球』的大雄貓。何以有這種名稱呢？因為牠的黑尾巴尖剛剛能掃着牠右肩上白毛叢中的一片圓形的黑毛，這就是牠的綉球。牠是名種，還是你爺爺從商務印書館親自抱回來給你爸爸的。你爺爺生前最喜歡逛書店，他和書店裏老闆、股東都是朋友。所以他們肯把這隻名貴的貓給了他。他抱回來給他最愛的兒子。你爸爸得了這隻貓又高興、又得意，取名『虎兒』。你爺爺也很得意說你爸爸會取名字。說也奇怪，那虎兒好像是很通人性，你爸爸最愛牠，牠也很愛你爸爸，和他行影不離。他到書房上課，或到花園玩耍，虎兒總是跟着他，搖頭擺尾，亦步亦趨

，每一分鐘好像牠都要和他分享！更不必說吃飯帶着牠，睡覺也帶着牠了。

「你知道吧？你爺爺是軍人出身，他又反對滿清政府，所以他自幼就不喜歡留辮子。他的頭總是剃的光光的。兒子們同男傭人們誰都不敢留頭髮。所以我從來不叫你爺爺『老爺』，那時的太太們都不作與叫丈夫的名字的。我叫他老禿，叫你大伯父禿，叫你爸爸三禿，叫你小叔叔小禿兒。他們父子四人都是光和尙頭，所以他們得常常剃頭。有一天你爸爸又去剃頭，虎兒就坐在理髮館門前等他。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而過，虎兒笨重的身軀，逃避不及，竟遭車禍！你爸爸才剃了半個頭，奔出來，抱住虎兒，扯了大嗓子，哇哇大哭，大跳！哭了半天誰也勸不好他。後來還是我安慰他說：『三禿啊！你不要哭了！虎兒和你前世今生都有緣份。不久牠會回到你的身邊。將來牠也許會投生你一個孩子。』你爸爸聽我這麼說，果然就停止了牠的悲呼！」

「那就是我嗎？我就是那隻大虎兒貓嗎？您真以為是的嗎？」我驚疑不定而又得意的說。

「一定的！我早就知道。」奶奶微笑着說。

風從虎

「你出世的那天，南京城颳起了數十年罕見的狂風！多少牆倒屋塌，行人在暴風雨裏急奔，雨傘都被狂風吹的向反面張過去。你姑姑正在醫院裏陪着你媽媽待產。她說站在樓上眼看着一個個小房子倒下去，吓的要死！你的洋媽媽隊在中央醫院裏，那是大厚磚頭蓋的醫院呀！那麼厚玻璃的大窗戶，都唏哩花啦吹破了好幾塊！我向你

爸爸說：『你看！你的虎兒回來了吧？易經上不是說麼？』雲從龍，風從虎。』這陣狂風，不正是你的虎兒歸來的前奏嗎？』

「所以我名字叫『小虎』。」我趕緊搶着說。

「是啊！起先你洋媽媽想要給你取一個秀氣點兒，富於女性的名字。你爸爸想了三天三夜，也沒想出一個好名字來。平常他是最會取名字的。後來我說，可了不得，小娃娃如果到了三天還不取名字，長大了會是個大傻子。他們靈機一動，說就叫『小虎』。」

「那行嗎？我生在狗年呀！」我嚴肅而又擔心的說。

「當然嘍！那怎麼不行？」奶奶十分肯定的說。但是我可被這一羣動物給鬧糊塗了。我的前身是貓，生在狗年，又叫作虎。俗語說『貓形似虎十八九』。好吧！貓也好，虎也好，狗也好，我也好，就此不談這件事了。

仙乎仙乎

我的洋媽媽曾告訴我說奶奶會參禪。她常常盤膝靜坐，直到「物我兩忘」的境界。但我可從來沒看見她老人家那種「神魂出竅」的狀態。我却看見過她如同觀世音菩薩跌坐在蓮台上的姿勢一樣。矮几上的寶鼎裏焚着三四枝線香，煙氳嫵嫵瀰漫在那座小佛堂裏。奶奶面前攤着巨冊的經典。層層摺疊着，上下兩面都有黃楊木製的書底書面。她豎着單掌，當胸打着問訊。那一隻手有時翻着經頁，有時拿起白尾拂塵甩兩下子。她高聲朗誦「善男子，善女人，三邊三菩提，阿密波羅彌哆，娑婆荷，南無南無！」她那樣虔心虔

意的唸着那難以了解的藏經。她的神色是那麼滿足而恬靜，聲調是那麼清脆而熱誠！每遇到這種情境，我雖是個淘氣而又不安份的孩子，這時却默無一言，屏住氣息，站在門邊，呆呆的看着經卷一頁一頁的掀過去，香灰一寸一寸的落下來，不知不覺間，暮靄已漸漸的濃厚起來。人說「仙家方七日，人世幾千年。」現在回想起來，對那兩句話，我才真有一點兒領悟。

奶奶住的兩間小屋子，正是搭在她讓出來給我們住的較大的房子後面。陳設非常簡單，矮几上供着佛像，還有一個四方大桌子，有兩張笨重的大木椅子。門後頭站着兩個大口袋。裏頭裝着米和麵粉。還有一個改造過的煤油箱，裏頭有炒過的麵粉，粉裏埋着麥芽糖。從這間屋子進去，就是臥室，裏面有一張大牀，一張小牀，大牀上掛了一頂長方的大蚊帳，我當時覺得這頂大蚊帳，比一間小屋子還大。白天帳門雙分，掛在風來了就吹得盪悠悠的帳勾上。此外還有一口神祕的大黑木頭箱子，我從來沒看見它被打開過，據說裏頭是奶奶的壽衣。牀下有一個又胖又圓的磁桶，另外還有一隻痰盂。這裏那裏還放着幾張綉了花朵的小桌布，小圓墊等。這就是我回憶中奶奶的住處了。那個住處說得很平常，而當時對於我的誘惑不知怎麼那麼大！

「哎呀！我的天！你可怎麼得了？」奶奶嘆息着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已在綉架上綉花，也會作蝴蝶鞋同虎頭鞋了。你真是丟人，連一點兒小姐的影兒也沒有！」

「這都是因為我沒有裹腳呀！我是大腳丫頭，您不能把我變成小姐啊！」我頑皮的說着笑着就跑出花園，又爬到最近的那棵松樹上去了。

「虎頭！虎頭！」奶奶一邊笑一邊叫，晃晃悠悠的跟下坡來。她扶住光亮的拐棍兒，仰着蒼白的臉兒向着我說：「虎頭！虎頭！你怎麼得了？這個世界怎麼得了？哎呀！現在什麼都變了！咳！咳！哎呀！噯！」奶奶嘆的氣是那麼憂慮深遠！好像是從內臟直塞到心底。整個世界好像立刻要粉碎了一般！我的內心也被她的憂慮重重的捶打着。我想設法掩蓋，只有裝着大笑，或者翻跟斗，打把式以表示我不害怕。其實我心裏也受了感染，憂愁、恐怖的不得了！我想着這個世界是變了態。奶奶意念中的世界，那個有條有理的世界，那個太平的世界是久已不存在了。那全是在我出世以前的世界啊！但現在是山中的歲月啊！在重慶的戰亂時期啊！流亡的歲月啊！一切都那麼原始化，怎麼可以和往昔同日而語呢？

對於往日繁華，奶奶似乎並無多大的留戀。比如說，她從前滿堂的彫漆傢具啦，整套的官窯磁器啦，鑲金包銀的象牙筷子啦，滿園的花樹梨樹啦，前呼後擁的男女僕人啦，四人抬着的轎子啦，在她的生活中已成過去。她倒也並不為這些過眼的烟雲而悲傷，對於眼前的環境她也並不抱怨。比如說那如豆的小油燈，不但是昏暗無光，

而且有撲鼻的油烟氣。喝的是土井裏打出來的混水。而且終日得把井蓋鎖起來，以防附近住着的軍閥們的姨太太下毒。那麼她憂愁的不可終日，到底是爲了什麼呢？原來她所憂愁的比以前所說的那些事情重大而可怕的多！

她所憂愁的是全世界生活的傾圮，整個社會上道德的淪亡，中國四五千年來高深文化的日趨沒落。這可是整個的巨變啊！中國曾經過無數次的戰爭、變亂、天災、人禍。但社會上的規律依然存在。這種規律也正是生命的基礎。這種規律也使得人生有意義。而現在這種規律在急劇的消失。「衆醉獨醒」，奶奶好像是唯一的人，能够追憶那個黃金的日月！她好像是孤零零的站在一堆道德分解的灰燼中！這就是現在，就是現在的世界。比如說我爬樹，我那雙爬樹的大腳。我的黃頭髮高鼻子的洋媽媽，和一切不合乎她理想中的禮節，都是使這個世界日趨退化的主要因素，奶奶的看法是如此。她的看法是如此的悲天憫人！我當時覺得奶奶真是中國古老傳統留下來的唯一的人。她的觀感同思想是那樣的根深蒂固於史前的時代，我認爲。

她給我講說過盤古開天闢地同伏羲神農的各種傳奇的故事，也說過春秋戰國時英雄豪傑，和那飛毛腿的超人，以及隱形不見的仙家。有時她特別高興了，又會和我談到爺爺——她的丈夫，她那不可一世的丈夫。

過世的人物，歷史上的角色，在奶奶的描述下都那麼逼真，那麼活躍，一個個生龍活虎般出現在她那間簡陋的斗室中！

往事情深

「你知道吧？你爺爺在世時是隻手空拳把外蒙古又裝入中國版圖裏的。他那時才不過四十歲呀（一九一九）！他去收復外蒙古，只帶了有限的幾個人去的。同僚的，下級的官員，誰都不願意去。那是一個很艱巨的使命，又是零下幾十度的地區。一個大意，不穿戴整齊，耳朵、手指頭，不知道就凍掉了。呼一口氣都在眉毛鬍子上結成冰碴兒。誰也不肯去，誰願意去受那份罪呢？隨員中竟有一個數次隨軍出過征的老笛師居然肯隨行。那時的老藝人，也不過和一個老聽差的差不多，但是你爺爺愛他會很多冷門曲子，對他另眼相看。他感知遇之恩，把看家的本領都拿出來了，因此你爺爺同他兩個人改了很多曲譜，創了很多新腔，他親手批改的一百冊『曲譜千齣』在後來考察歐美時丟了一本，經各國使館互相打電話、電報才給他找回來。這部曲譜他隨時都帶在身邊，直到他遇難時，行李全部失落，現在這部曲譜，也不知流落誰手了。」

「你爺爺曲學可有研究，所以你伯父同你爸爸都會唱好多冷門曲子，時下的人都不大唱的。可惜他們都沒有機會多教幾個學生出來。你的姑姑、姑父雖然吹笛唱曲，可惜又沒得到你爺爺的傳授。真是憾事！哎呀！我說到那裏去了？我不會唱曲，咱們且不談這一段兒。還是說外蒙古吧！」

不堪回首

「且說在外蒙古的狂風怒吼中，你爺爺蟄伏在昏暗窄狹的蒙古包裏，他感覺無限的淒涼、鬱悶。因為他一向是被朋友們追隨着同妻妾們侍奉着慣了的。一旦置身於那麼一個酷寒寥落的環境裏，他深思，他深思着過去與未來、成敗與得失、他很感慨。但是你爺爺是大詩人，凡是他高興了，或者是不高興了，都會激發他的詩興。他一躍而起，跑到蒙古包外。他仰望著光華四射的滿月，正懸掛在冰凍的雲天上！他忘了嚴寒，他忘了鬱悶，他甚至忘了艱苦的使命。那無垠的原野，那塞外的清輝，映在他腦子裏立刻織成錦綉的詞藻！他走進來揮毫濡墨，在如豆的燈光下他填出絕妙的好詞！那老笛師在旁邊伺候着他飲酒，高歌。戰場上的馳騁，文壇上的吟哦，一霎時都在那悠揚的笛聲同那豪邁的曲聲中傾洩出來！」

「那老笛師一定是戴了皮手套吹笛子的吧？」

我自作聰明而又傻兮兮的打着岔。

「你爺爺音色洪亮，曲子唱的到家，他中氣充沛，笛子吹的尤其高明。『刀會，訓子』外行人從不敢開口的關公戲，而吹與唱都是他的拿手呢！他一生勳業卓著，可說的事蹟太多，世人都忽略了那些次要的本領。你看他詩詞裏關於笛曲的事竟有那麼多。」

黔川道中

拔劍高歌斫地哀，愛時懷抱為誰開？
煙波無限罵花老，聊放湖山入眼來。
老伎彈箏小伎歌，柳花壓酒奈君何。
春風十里黔川路，明鏡明朝白髮多！

春望

十二關千東復東，綠波平壓板橋紅，

春船穩坐鴨頭水，暮笛斜吹燕子風，換得西湖容我住，看來銀漢與天通，漫窺一角屏山路，浪捲羈愁入望中。

晏尾芳樽泛綠醅，曉窗喜報海棠開，絲牽玉虎寒猶峭，漏駐銅龍日未迴。小苑罌花對弦管，南朝煙雨夢樓臺。留春莫弄山陽笛，錯譜新腔怨落梅。

平樂除夕

寒濤歷歷激清商，素手彈箏秋夜涼。著意紅牙休誤拍，坐中顧曲有周郎。

偶賦得魚字

真樂都從靜中得，亂絲世事不關渠。珠櫂記曲人如畫，翠袖談經更起予。豪氣滄溟摘蛟鱷，精心箋註考蟲魚。薰風吹嫩江梅笛，起趁新晴自采蔬。

蝶戀花 春怨

門外藏鴉春裊裊，便作垂楊，想是西湖好。金鏤歌成添煩惱，行人笛裏關山杳。正恐長愁傷客抱，如此風波，何苦揚征櫂。鄉夢羈懷濃睡擾，青峯兩岸多嘯鳥。春事年年愁裏度，知否春來，便是愁來處？驄馬不歸庭院暮，小屏風外江南路。斜抱銀箏金粟柱，掩抑哀絃，羞澀絃中語。誰勸流鶯聲且住，拋錢重卜歸期誤。

春望

十二關千東復東，綠波平壓板橋紅，

杏花天 晚眺

柳絲絲外天涯路，謾長是，朝朝暮暮。
玉龍哀曲難重度。怨入琵琶撥處。便斬
却，相思萬樹，爭禁得，良宵風雨。不如
依例甘虛負，深鎖連環屈戌。

八六子 登樓

怕登樓，因人天氣，嗚咽關外句留。
算如夢如塵柳絮，無花無酒清明，踏青舊
游。新聲聽徹涼州。夜月半含窗影，朝雲
早上簾鉤。肯暗傳，玉郎共春長好。黛眉
妝曉，紅牙歌笑，那知一換一番春老，暮
天暮地閑愁，謾凝眸，東風不如去休。

壽樓春

春夜，偕叔明，攜兒子審交，同集徐
凌雲宅。坐客徐靜仁、俞振飛、項遠村馨
吾兄弟、李旭堂、徐念萱，皆曲壇巨子。
樂工數人，閒次以坐。當歌對酒，萬情酣
適。俛仰宇宙，誠不知何者可哀，何者可
欣。彼牛欄馬皂中，鷄蟲得失，更復何預
吾事？主人藏釀至美，客多健飲。余雖禁
杯數歲，引滿亦豪。因請以酒與曲，互角
勝負。於是負者舉盞，勝者抗喉。爭唱迭
和，樂而忘醉。夜漏三下，始勉抑餘興，
堅訂後約而罷。十年來朝野辛苦，塵俗滿
胸。今乃得此雅集，不可不有咏以為之記。
適主人出先德棣山公畫冊索題，遂填此

解，書而歸之。冊作草蟲花鳥，設色極工
。成於甲子秋，是為同治三年，今恰周甲
也。甲子二月樹鐸識。

臨江城聞笛，正東風燕子，身是天涯
。肯負侵宵清吹，泛甌流霞，雲未歛，輕
陰遮。悵故園，春寒遲花。趁素女凝絃，
金槽按板，飛恨寄龍沙。

宮商換，星蟾斜。倚釵鸞瘦笛，蕃馬
哀絃。細認秋檐織絹，雨沈牆蝸。增怨抑
，追芳華。度暗愁，江南無家。笑闌角銅
丸，風流謾誇腰鼓搗。

奶奶給我指出那些詩詞，講解一番，我們祖
孫兩人都可以想像爺爺在世對於崑曲的愛好同欣
賞。

「哎呀！提起你爺爺的才，我又忽略了牠
的武略。外蒙古的事情還沒結束，咱們再說回去。

「後來那些隨員們向我談起你爺爺收復外蒙
古的情形，更是戲劇化呢！且說那時蒙古的大小
官員一聽見徐氏來了，還以為是大總統親自來了
呢！因為你爺爺在軍政界聲名顯赫，當時的人稱
大小徐。大徐是大總統徐世昌，小徐就是你爺爺。

「你爺爺到了，對蒙人開導、懷柔、恩威並
用，蒙古人深深的感動。雖然已經知道了你爺爺
只是你爺爺而不是大總統，但他們已被你爺爺的
英雄的肝膽同威武的氣派，同政府的明澈以及利
害的分析所感化而撤銷了業已宣佈的自治。你爺
爺艱苦的使命，終於在不多的幾天裏功德圓滿

「你爺爺確是個文武全才。你知道吧？他帶

兵叱咤風雲，同時他又滿腹的才華。而機謀百出
，真賽過諸葛亮，他的朋友有問題，都來請教他
，所以都叫他「小諸葛」。

「民國成立，滿清退位。那篇出了名的『上
隆裕太后表』雖然四十八位大臣及文豪聯署，
却是出自你爺爺的手筆呀！他行文不但磅礴，若
決江河，而且書法蒼古，確是驚人！時下的人很
難指定他的字體是那一家，那一派。他們那裏懂
得這原是他自創的一格呀！他刻的圖章，也是蒼
古奇特的很。這都是世人不大知道的也不大談起
的事情。你的爺爺真是個百年罕見的奇人啊！

「哈哈！我還忘了告訴你，西太后出殯時，
滿街的居民都得跪着看熱鬧。我說：『我不佩服
那個老邦子，我才不去給她跪着看那個熱鬧兒。
我寧可不看也罷。』你爺爺笑着跟我說：『去吧
！去吧！你雖然不喜歡她，但是她究竟還是聽了
我的話，才退出金鑾寶殿的啊！』」

「那您去了沒有？」我急忙的問。
「我去了，但是人家該跪着的時候，我却是
蹲着的，哈哈！」我們祖孫大笑！

奶奶之不喜慈禧太后，主要是為了她反「三
從」。她的父親早死，是無法從他了。嫁後她得
了勢欺負她的皇帝丈夫。當了皇太后以後又折
磨死她的兒子。她愛梳妝打扮，她好聽戲，扮了
戲裝照像，叫人稱老佛爺。為了她個人的享樂，
動用國庫而忽略了其他的國家大事。並且她交男
朋友！她固然有好多失德的事情，然而一個人作
了一國的君主，為什麼要放棄她本身的權利呢？
而人民又有什麼權利向她要求那麼多呢？我現在

想想，倒很佩服她的大膽而成爲中國婦女解放的先驅！

教孫

有一次我想跟奶奶開個玩笑，但是沒有得到我和媽媽開玩笑時所預期的效果。怎麼回事兒呢？我拿了一大把肥胖亂爬軟咕嚕的蠶溜進奶奶房裏，不響不響的全放到她的大牀上。轉眼間爬的滿牀沿，滿帳頂，舉頭張嘴，到處找桑葉吃。我靜靜等着看我洋媽媽會演的一幕。她大跳大叫，吓的飛跑到院子裏不敢回家。現在奶奶却不然。

「哎！虎頭！你養蠶呀！」奶奶還像是很高興的說：「五千年前有位黃帝，他製造了輪車，人站在上頭，永遠指着一個方向，後來由此就製造了指南針。他的太太，名叫嫫祖。她從桑樹上發現了蠶，把牠們取下，採了桑葉，用大筐大盤養在家裏。蠶老了，結了繭，嫫祖就抽絲，紡線，織成我們現在所穿的綾、羅、綢、緞。她用車紡絲，其原理就像我現在用線陀子和棉花捻線一樣。來！虎頭！我教你捻線。」

奶奶時常坐在他的窗前，旁邊桌子上放着一細棉絮，用手連抽帶捻就成了又細又勻的棉紗，然後就繞在線陀子上。這線陀子就是用一竹筷子，方的那一端套上兩個有孔的制錢，自造的線陀子，看上去還十分靈巧。

可是我一拿上手，就不同了，棉絮大團大團的抽出來，既不像紗，又不像線，也不像繩子，正想着好歹的繞上去，「嗚咚」一聲，線也斷了，陀子也掉在地下了！我又氣又急！奶奶又笑又安慰我。

奶奶捻線的動作是那麼繼續不停而輕鬆容易，每扯成一條線，掛在線陀子上，然後把線陀子輕輕一捻，它就如溜溜轉動起來。有時還會發出輕微細小的嗡嗡聲。看着，聽着真是近乎催眠。

「啊！虎頭！你就光養蠶嗎？難道你不抽絲嗎？」

「噢！王小元的蠶結的是藍繭。張美蘭的蠶結的是黃繭，我把我的白繭跟她們交換。」

「噢！喝！喝！這倒是個新鮮主意！怎麼個交換法兒呢？」

「我用我的十五個白繭，跟張美蘭換一個黃繭。我得用我的三十個白繭跟王小元換兩個藍繭。」

「哎！哈哈！咳嗽！」奶奶嘆的長氣變成笑聲。

「黃繭，藍繭竟比白繭貴十五倍嗎？你的五十多條蠶，結果還賺不到十個繭子嗎？」

「但是到明年我的每一蠶蛾都會生出上千上百的蠶子，我的蠶繭出後會結上成千上萬的黃繭，藍繭啊！」

我覺得我很聰明並能分別價值。我很得意而貪婪的解釋着。

「你已經很會作生意了！」

奶奶神祕的暗笑着，但是她沒有給我解釋生意的原理。我的蠶蛾如非雌雄成對，怎能產生出我所要的蠶子呢？不久那黃繭同藍繭都出了雙翼顫抖的小雌蛾子。我的白繭出的却是雄蛾，牠們毫不遲疑而自然的打成一片。不久牠們都下子了，下了不知多少。我如獲至寶，小心翼翼的把牠們

們分別的收入兩個盒子裏，還標寫明白，「黃繭、藍繭。」事實上，我的這份工作，才真是所謂「屋簷底下打傘」多此一舉呢？

「我的小蠶老闖呢？生意怎麼樣啊？」奶奶一想起我這樁交易，就笑的打哆嗦。我並不懂爲什麼那麼可笑。只是爲了她這麼輕視我的頭一次生意而非常煩惱！

次年春天，我老早在學校裏就宣佈我會有好多黃、藍二色的蠶繭。我也要收十五個白繭來兌換我的黃繭和藍繭。

蠶子慢慢孵出來了，像是一個個的小黑線頭在白紙上慢慢蠕動。我仔仔細細的數。就單是黃子就孵出一百七十五條蠶。藍子孵出幾乎多出一倍！我抑制不住那份兒狂喜！簡直是扯了嗓子大叫！我抓了一隻大藍子飛奔而去！去採桑葉去了。

我十分小心的把這三種蠶分裝着。黃、白、藍三色佔據了我屋子裏三大塊地方。我雖把牠們分的清清楚楚，但還害怕牠們如果在成長時期混和了，也許會影響牠們潛伏的色素呢。這些白費的心機和氣力，現在想起實在蠢的可笑。奶奶那時的笑，我當然不懂。

我的洋媽媽不必說了，她根本不敢走近我的臥房。我的小妹呢！不響不響的用欣賞的眼光看着我的工作步步進展。大脚而又面無表情的唐媽，給我打掃房間時對我的那羣小動物完全無動於衷。唯有奶奶一個人曾經進入我這塊秘密寶地。

「嗚啞！我的筭箕原來都在這裏，你這個小淘氣鬼！我到處找都找不到，原來被你昧下了！」

那二尺半直徑的竹編筲箕，原是工人用來揚米的。在風口裏端着打過的穀子，雙手端了兩邊向風揚播，風吹穀穀落地，筲箕裏剩下的就是白米了。凡是有人揚米，附近的鷄羣就率大帶小的唧唧咕咕飽餐一頓。近兩天裏我們的工人同奶奶的工人都吵着嚷着找這件要緊的傢俱——筲箕——奶奶找到了我的屋子裏，她的怒氣竟被忍不住的笑給和緩下來。因為她看見三大夥還在刷、刷、刷的狂嚼着桑葉！適恰而滿足的安置在她那三大隻筲箕裏！

「您看！我給牠們找了多少麼可愛的家啊！筲箕正像天然的樹叢，有多少通風氣眼啊！」

「是啊！你這個小傢伙！倒會給老東西派新用場啊！」

奶奶回答着我，笑的都站不住了，她就坐在我牀上。她不知道爲什麼那麼開心，笑的眼淚都從她有皺紋的寬臉上滾滾而下。

「您怎麼哭啦？」我吓了一大跳。
「我是笑你啊！你這個小傻子兒！哎呀！可了不得！」

雄辯

從我寬大的窗戶外，有顛顛巍巍如畫的老松，從老松枝幹縫中透進光亮。我得以更仔細的端詳奶奶一番。她面容的色澤與光彩好像和任何人都不一樣，使我覺得她和世人都不同。雖然是皺紋疊疊，但是既無斑點，又無痕跡，那麼光華、那麼白潤，瑩潔的似乎透明，透明的程度幾乎像那快要作繭的肥蠶一樣。以她現在的情境，我可以想像當年。當年她必是一位唐代典型的美人。

她的身材雖因年高而縮小，頸下因瘦弱而垂下鬆鬆的皮膚，在她旗袍領口當中掛着一個三角形，雖然增加龍鍾，然而看得出她曾經是個長身玉立，豐頤雲鬢的美人！

奶奶的雙手，也很特別，雖然筋骨突出，但十指却是白淨而纖細，掌心豐腴而溫軟，淡紅色硃砂手心，應當是象徵着她的富與貴。她的指甲有半寸以上長，所以她拿東西總是盛在手心裏。不像普通一般人用手指抓東西。

「奶奶！我想您的指甲很不好看。它們真是像您給我講的那些吃人的老妖精一樣。這樣長指甲使得您的手同您的腳一樣的那麼畸形！」我氣奶奶的話並沒有產生我預期的效果。使我驚奇而懊喪！她聽了後大笑了一陣，她笑咪咪的眼睛只剩下一條小縫。然後才說：

「正是啊！正是啊！大人家的太太小姐們正是要叫人知道她們可以不必有用。要這樣才可顯出她們丈夫的官級和財富。在太平年月，我有成羣的丫環，僕婦，終日伺候着，我需要動手的事情，除了飲食，打麻將以外，就是焚香翻書卷，或者合十打坐。大家闊秀，走得有個走像，坐得有個坐像。看你們現在粗手粗腳的亂跑亂跳，簡直的就是放牛的小子。你的大肥腳，禿手指頭，多麼不合身份啊！」

「不對！不對！」我蠻橫的搶着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是現代的人啊！我們現在正跟日本鬼子打仗，國家需要我們強健的臂膀，輕快的步伐，同粗壯的雙手啊！我們小學堂的學生，就是將來中國的主人。我們鍛鍊健康

的身心，預備和敵人做最後的周旋！」我立正，高舉着拳頭，喊口號：「對日宣戰！打倒帝國主義！」我以英武愛國的姿勢高呼，我想要讓奶奶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噢！帝國主義！帝國腐敗，打仗！最後周旋！真的嗎？你是小主人！」奶奶說着，笑的前仰後合，氣都喘不過來。她的黑綢旗袍，也跟着顛頭抖抖發着閃光，好像也幫了她大笑一般。

每遇到這種情形最是難堪。我大跳大嚷。

「奶奶！您真是老怪人！您真是前進的阻力！」還有些別的在學校裏學來的新名詞兒，我都搬出來。我急的躁腳，那三合土的泥地，躁腳也不響，氣的只好扯自己卷曲、櫻色的洋頭髮！

我完全失敗了，爲了爭回失去的面子，我變成一頭小獸！一頭發了瘋的小野獸！我兇惡的怒扯着奶奶的長袍。我既無話可說，也無法再威脅吼着，拉着，而奶奶因我的被激動而覺得可笑，她笑的拍手鼓掌，連眼淚也笑出來了。還說：

「哎呀！天吶！我的小野獸！我的小老虎！這個世界可怎麼得了？」

我的種種野蠻舉動，並非無故而發，到底是爲了什麼呢？歸根結底還是爲了爺爺！

往事

爲什麼我要歸咎於爺爺呢？因爲奶奶每次提起我過世的爺爺，她都流露出無限的愛慕、懷戀和景仰。並且佩服他是那麼偉大的英雄豪傑！我有一種下意識的感覺，奶奶的心目中，並沒有把我算在那位大英雄豪傑後代一欄內。爺爺既是大英雄豪傑，我既是他的孫女，在我的心深處也希

望奶奶能對我發生一種驕傲同欣賞。雖然我是一個無知的小女孩，但我總覺得有一種英雄的氣概，時時在我胸中蠢動。我衷心的盼望着，總會有一天，奶奶忽然會發現和承認我真是秉有爺爺的遺傳，我有些部份真像我的允文允武的爺爺！

奶奶常談起已往的歲月，已往的太平盛世是多麼光華，父慈、子孝、國泰、民安，種種光榮的過去。我不想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道聽途說。一個人的出身門第，並非可以尋求而是與生俱來的啊！

在我孤寂的心靈深處有一個慾望。我希望我的的確確是奶奶所說的那些光榮的一部份。奶奶對於我這樣的人，這個時代的人，出生在共和時代又參雜了不少的洋教育，對於已往的教條莫名其妙的人，她不禁譏笑。這種譏笑使我迷惘、困擾。這個迷惘困擾像水銀一樣，潛伏我心深處，揮之不去。

奶奶對她過去的時代是那麼眷戀、惋惜。在不知不覺中，也把我吸引到她的世界觀念裏去。我生也晚，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那種黃金般的日月，因為奶奶的潛移默化，使我也深信了我也也是那個時代的人物。這雖然是一個錯覺，但從此我也悲天憫人。下意識的我喉嚨裏也老是梗着一塊，眼睛裏也蓄滿了淚珠，隨時隨地要找機會傾洩！並且我開始尋找，尋找那個時代偉大的精神所在、偉大的精神復甦。奶奶又在不自覺間使有一個身是孤兒的感覺，我雖然是父母俱全，但像是個孤兒一樣到處去尋找，到處去尋找我的來源。

幻 想

有時候我覺得我是那千變萬化孫悟空，調皮而活潑的小徒弟，隨侍玄奘到那遠不可及的西天去取經。孫猴子既好在雲頭裏翻跟斗，又好到王母娘娘的園裏去偷桃。只有我佛如來能用緊箍咒來降服他。非等他頭痛欲裂，無可忍受，他才肯一再的求饒。同樣的，奶奶也會降服我，她降服我的辦法是用最鋒利的感情之箭，使得我的攻擊全都喪失在她的武器之下。

有時我又想着我是那紅臉大將關雲長。他的習慣是偃月刀一揮，壞蛋人頭落地！

有時我又想着我是獨拒金兵，大公無私的大將岳飛，三拒皇上的十二道金牌。因為他知道這是奸臣的詭計。敵人的重賄、秦檜的貪污，使得腐敗的皇朝非要把岳武穆從前線剪除！結果把舉世知名的能詩能書的一代猛將同他的兒子以叛國之罪而受首。害的千秋萬世後的人痛恨和惋惜！我的曾祖母，爺爺的母親就是岳氏的嫡系孫女。

後來我漸漸懂得，公正、無我、忠貞、道德，主要是自我的報償，他並沒把成敗放在心上。偉大的精神與操守永遠是要被小人所嫉妒的。因為他們的靈魂同表現是那麼天真、純潔。完全無我，完全不自私，使人不由得不深深的尊敬！同時那些貪權爭勢的奸人第一個目的就是要消滅壙以和他競爭的人。

我奶奶的思想完全和中國悠久的歷史配合，她仰慕同歌詠這些人的德行同功績。我真希望我能跳過這個混亂的時代而上溯古人。同奶奶一樣，只是崇拜那些偉大的靈魂，同無我的精神，而把現在崎嶇的旅程同險惡的恐怖置諸度外！

越過菜圃的菊花叢就是我們住的房子。在那邊工人傾倒垃圾的地方，很少有人往來。那裏的山坡上有棵彎曲大葉的老樹，滿被爬藤纏繞着。我從學校回家後，總喜歡獨自一個人，躍到那老樹下，揪着一根粗藤，雙腳在一枝高槎上一登，身體與靈魂都悠悠的飄了開去！我下望着山谷中的黑岩石，嶙峋而幽遠，有些兒盪氣迴腸！我覺得我是個現時代的投炮手。這個時代的關公。我之生是銜有使命的，是來捍衛祖國的。我獨自高高的飄在雲端，手裏不過是緊握那一根隨時可以崩斷的枯藤，死亡真是不遠，但是我的心却因為這股驚險的喜悅而狂跳！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拯救這些無數的老百姓。我覺得我能够了解大英雄們的構想與生命是多麼勇敢而孤獨的。在這一方面來說，我雖是一個小小的生命而同古代人的崇高精神並無隔閡。

幻 想 的 另 一 面

奶奶是唯一的大人肯聽着我說話的。(發揮幻想的)可是我越是一本正經的說這些事，在奶奶的心目中越覺得可笑。在她的幻想裏，我應當長成一個規規矩矩地地道道的千金小姐。細緻而端莊的那麼一位。四五歲上下就應當學習針繡和刺繡。十歲上下就該對烹飪技巧有初步的認識，同時我又應當向詩、詞、書、畫方面進取。我的腳也不當過份的寬大。長指甲、黑頭髮，一直拖到腰下，梳辮、盤髻，都應當配合着我的年齡。退居深閨，除了我自己的父兄、叔伯以外，其他年輕的男人，要距離的比神祕的夢還要遙遠。

到我及笄的年齡，婚姻應當由我的父母同另

外一個理想的男生的父母包辦安排。在家裏學會一切女人應當學習的事務。然後一乘四拾花轎，或者是一輛雙馬花車出現在我的家門。鼓樂喧天，我從此就拜別了娘家而變成另外一家的人，姓另外的一个姓！

我應當盡量的討公婆的歡心，黎明即起，向姑姑或妯娌們請教烹調食品。敬愛而又服從丈夫。靜等着他學有成就，出外求得官職，才能接取我同我的孩子們走馬上任。

現在就要等待了，等待着我的兒子長大成人。婚姻也由我同我的丈夫替他決定，直等到新媳婦的花車進門的那一天，我才高升了一級！俗語說：「多年的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我這半輩子的辛苦、勞力、犧牲，直到現在，才豐收碩果，我的媳婦也要像我當日一樣的奉養公婆，伺候梳頭穿衣。她們也得黎明起來，照應我的羹湯。早早晚晚我的孩子們同他們的孩子們，都要給我請安，感謝我對他們的養育之恩！那時我就像一棵果實纍纍的老樹。身心都悠閒穩健，因為我建立了一個完好健全的後代！這時我將南面而坐在正廳裏，省視我一世耕耘的豐獲！我的暮年將同我的丈夫終日沐浴在習習的春風同嗚嗚的秋陽裏！

像這種固定的方式之下，多半的中國女子，如此一代傳下一代，直到奶奶的時代……小黃毛丫頭變成大閩女、小媳婦，以後又變成媽媽、奶奶，以至於老奶奶。一直到五世同堂。

奶奶就在這種方式訓練下成長的。她循着傳統的方式，侍奉丈夫，孝養翁姑，教育兒女，她

殫精竭力，度過了艱苦的一生。但是等到她該收穫的時期了，不幸她一世心血所耕耘的竟是一片不毛之地！又經過全部的毀滅！

她頂天立地的丈夫，如日中天，却忽被烏雲遮沒！這是舉世同悲的事實！時代的新潮流，沖激了大家庭制度！抗日的苦戰，失去了她所有的財產！職業的支配，她的兒女走散四方。

我想她也看得很清楚，這種種的變換，並非臨時的現象，而將是一種永久的毀滅！家庭分散，戰後可以團圓，田產失落，將來還可重整，但是生活的方式是永遠，永遠不會回頭，不會恢復！偉大的傳統將從此瓦解！永恆的毀滅！

空虛

我的洋媽媽不喜歡磕頭禮拜，她也不習慣作爲一個兒媳婦的應當有的晨昏定省的儀式。我父親自受了洋教育，對於以前那些自然的禮節，也無形中失去。以現代的眼光而論，當我和我的父母同妹妹的生活過的是多麼充沛而有意義的時候，奶奶處在這種激變中，她生活上的感覺是多麼空虛又不合時代啊！

「哎呀！天哪！我的天！這個世界會怎麼樣啊？但是沒有關係！」她自言自語。我在奶奶身邊時常聽到她嘆着氣說。雖然是無緣無故的。分明是有些痛快吧！有時她雙手支頤靠在大長木桌上。或者是不用柺棍兒，她扶着牆在房裏緩緩的移動。她腕上的玉鐲會「叮叮」一聲，兩隻輕輕的一碰。或者是「咕啞」一聲敲在土牆或長木桌上。這個聲音對於我是那麼親切！就如同她的衣香，同她緩慢而幽雅的步伐對於我是同等的熟

悉。她又常常沒頭沒腦的說：「但是，沒有關係！這都無所謂，不久我就要到西方去了。我佛的境界裏，一切都是永恆的，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沒有關係！」

在這種時候我不自主的發生一種劇烈的激動。又急，又怕，同時喉嚨也哽咽了！大叫她不要再說這種話。不要到西方去。最後我只有悲傷的倒在地板上滾作一團！大嚷着打岔：「您還沒告訴我以後怎麼樣了？那老和尚打坐以後，送上一股清烟，籠罩着那羣飛賊，就怎麼樣啦？」

或者說：「您不是說陶三姑姑的第十二個兒子就要過百日了，您不是說要帶我去吃喜酒嗎？」或者是別的不相干的話題。無非是想打岔而已。其實在我心深處是想說：

「您不是答應帶我回徐州嗎？徐州不是有您的老老少少的傭人在等待着您嗎？徐州不是有您的鄉親鄰里，一個個都帶了禮物來慶賀您還鄉嗎？徐州不是有您結實纍纍的胡桃，栗子同大梨樹嗎？我不是還要坐我爸爸曾經坐過的驢車嗎？」我怕提起奶奶的傷痛而不敢說這些話。

「虎頭！那我就在這兒吧！不去啦！你既然這麼喜歡奶奶。可是你的奶奶老啦，她很倦了啊！」她只好笑着回答同敷衍我。我心裏像箭穿的一樣！想着不久奶奶會有一天那麼心甘情願的撒我而去！並且那麼殘忍的無情的把我同我的來源一刀割斷！

有一天不知爲什麼，奶奶又提起西去的動機和準備。我可是真急了，而且怒不可遏。我嚇唬奶奶，說我將要效法五百年前岳飛的太太和女兒

的故事，作最後的了斷。——跳井——因為我們後園裏有一口井。

「你這個小傻子兒！」奶奶爲了我屢次愛的表現而十分安慰高興！

「那口井整天鎖着啊！只有我收着那把唯一的鑰匙啊。」

「那找到你屋子裏來找，翻天倒地，不罷不休。非找到那把鑰匙不可！」我鼓着火紅的雙腮嚷着！我這般孝意的斷言，雖是口頭上一說，却得到意外的彩頭兒。霎時間奶奶非常感動！她從那大煤油箱裏拿出些麥芽糖，放在我的手裏。

「你是好孩子！我的老虎頭是個好孩子！」她用手胡擽着我的頭髮，嘴裏喃喃的念叨着。聲音也有些兒哽咽！次年奶奶到成都我的姑姑家裏去了。又過一年，抗戰勝利，大夥兒都離開內地，歸還故鄉。我父母帶了我回到十里洋場的大都市，上海！大廈連雲，商業鼎盛。但在我的意念中，這根本不是中國。上海不是中國。但我被錮禁在這個繁華的上海市裏三年！我討厭上海！我懷念歌樂山！那原始化又富於鄉村情調的歌樂山！那裏有奶奶曾經和我同住過的土房子！那裏有松樹夜晚在我窗外低唱！那裏我可以把小石兒扔的比我的聲音還遠，它下墜，下墜，一直下墜到深谷裏。遠望到閃閃爍爍的揚子江，蜿蜒曲折的穿過沙坪壩。最主要的還是那座土房子，在那座土房子裏奶奶曾經無數次的和我講說她歡樂的過去，也就是我的來源。

歸里慶壽

後來我聽說奶奶終於回到她的故園——徐州！

當故園果實正在枝垂串串的時節，奶奶住進她的莊園！我真渴望到徐州去看望奶奶。奶奶曾經告訴過我，徐州是我的家鄉。我的來源。我的祖居！徐氏祖祖輩輩生於斯，葬於斯。我是飄流在外的徐氏子孫。我要同我父、我祖一樣，親身回到徐州，住進徐氏祖傳的家。奶奶將引導着我，經過記憶的迴廊走到我出身的家。我可看見也可以摸到我原來的繭殼兒！我要定居故園，最後我也要變成一個舊家庭的女子，像奶奶所想像的那種典型，去深深的體味到奶奶的孩子們久已廢除的禮節、儀式去瞻拜我的祖先。我要過過奶奶所眷戀而我沒有經驗過的生活。我要經驗那第一手的經驗。但是，一切都辦不到。相反的，我偏偏被送進一個美國的教會女學堂。在那裏洋文是必修科目。在那裏學生終日所討論的只是電影同男朋友，至於詩、文、史、地却是從不提起的資料！

在奶奶七十歲大壽的那天，徐州又有一番空前的熱鬧！幾乎是全城知名之士都來給她拜壽！她的孩子都從四面八方趕來。我父親又爲她請了壽匾，壽筵開了二百餘桌。到底在她的故鄉兒子媳婦們都遵照以往的方式致敬。連我的洋媽媽也學了磕頭拜壽！並向賓客們用古老的儀節還禮致謝！到這時奶奶才真得到她最大的滿足！

尾聲

以後又是一場戰亂。以後又是一場離別。從此我就離開我酷愛的祖國！奶奶雖然年老，却很固執，戰爭也好，和平也好，她再也不肯再拋却她的故土，徐州。自從我到美國多年以來，我總想着，奶奶一定在她深愛的果樹庭園裏，被那些

舊日的僕從同好心的親戚們擁護着，幫同着，料理祖墓，安享餘年。直到最近，我才知悉真象。原來大陸淪陷後，他們並不允許老太太們安居在自己的家裏。她們是地主階級，她們是被人鬥爭的對象。幾經變亂，貧病衰老的大兒子，我的伯父，跟隨着母親最後的一次又走出了徐氏的家園！他們母子逃到蘇州一位老朋友家，人稱倪氏花園。庭臺樓閣，湖山幽美，幸而能住下來！

如今奶奶認定她的命運了，只有接受佛家的結論「四大皆空」！什麼都完了！她兩手空空西歸天國而去！從此她把早年的繁華，中年的煩惱以及暮年的創傷通通都解脫了！她這「波濤起伏，傳奇型態」的一生，如此閉幕！

直到今天奶奶在我心目中還是那麼真實，還是那麼與衆不同，數十年如一日。自我記憶的開始，奶奶就是感情同回憶的化身。她就是這兩者的具體！她那標準的儀範是自古流行的。她是我與我的家世中的唯一的連繫者。但是我意識到我的傳統性質和與生俱來的特權都被別的事物物給蒙蔽了。比如說：羅馬、戰事，文明進步和一些別的變動等等。當我幼小在歌樂山的一段時期，山名歌樂，那時的我真是既歌而樂！那時奶奶是唯一的成人肯和我談天說地，講古論今的。她引領着我，她用了又軟又甜如繭一樣的溫暖，把我引領到徐州。我父我祖的世界裏。她給我種下的，也許不能算是一枝根，但至少她指示給我那裏是我的來源，那裏是我的出發點。我雖然至今還沒能親身到過我的故鄉，我父我祖的家園，但是我徐州人！徐州人！